

知识比任何财富更能给人自由。

—— [俄] 屠格涅夫

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

[插图本]

[法] 莫泊桑 · 著 谭立德 · 编选

Guy de Maupassant

北京燕山出版社

〔插图本〕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Guy de Maupassant

〔法〕莫泊桑 著 谭立德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 (法)莫泊桑著;谭立德编选.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 1

ISBN 7-5402-1584-4

I. 莫… II. ①莫… ②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318 号

责任编辑:马明仁 里 功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 10 印张 268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插图本)

中国神话故事	安徒生童话集
中国寓言故事	格林童话集
成语故事	伊索寓言
中外民间故事	克雷洛夫寓言全集
中华五千年	哈姆莱特
世界五千年	鲁宾逊漂流记
论语	格列佛游记
孟子	匹克威克外传
庄子	唐吉珂德
唐诗三百首	普希金诗选
宋词三百首	泰戈尔诗选
西厢记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三国演义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水浒传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西游记	欧也妮·葛朗台
红楼梦	巴黎圣母院
儒林外史	复活
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名人传
初中生必背古诗文	居里夫人传
高中生必背古诗文	昆虫记
朝花夕拾	海底两万里
呐喊	爱的教育
鲁迅杂文选	童年
女神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繁星 春水	汤姆·索亚历险记
朱自清散文选	海伦·凯勒自传
骆驼祥子	老人与海
子夜	培根论说文集
家	歌德谈话录
边城	数学的奥妙
雷雨	物理的妙趣
茶馆	化学的秘密
语文常谈	
谈美书简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坛的璀璨星空中，被著名作家法朗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无疑是一颗闪烁着奇特光芒的明星。他涉猎的文学体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剧本和游记，都取得不凡的文学成就。他的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跻身于世界长篇名著之林，而他的短篇小说更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莫泊桑(1850—1893)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童年在诺曼底乡村度过。在母亲的熏陶下，他从小酷爱文学，向往当一名诗人。童年的生活无拘无束，他热爱大自然，喜欢出海、打猎、捕鱼等户外活动。长大后，在鲁昂中学就读，曾受到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指点。一八六九年，莫泊桑到巴黎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翌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军队的生活使他认识到战争的残酷，也激发起他高昂的爱国热情。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巴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职。业余时间，他开始文学写作。对日常生活和周围事物的体验和观察成为他写作的素材。这时，他有幸得到母亲的老友，文学大师福楼拜的教诲。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如何观察事物，如何遣词造句，来确切表达人和物的特点。他苦心锤炼，精益求精，创作技巧日臻成熟。一八八〇年，《羊脂球》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这篇小说深得福楼拜的赞誉，他给莫泊桑写信，表示自己的激赏之情；信中说道：“我敢说《羊脂球》是篇杰作。努力再写十二篇和它相似的故事，你就是个名人了。”

莫泊桑创作生涯甚为短暂。自一八八〇年发表了《羊脂球》后，便病魔缠身，但他依靠坚忍的毅力，勤奋笔耕。一八九一年以后，因精神疾病的折磨，莫泊桑只得搁笔。第二年被送入巴黎郊外的精神病院。一八九三年，这位杰出的小说家与世长辞。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莫泊桑发表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同时还创作了六

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三部游记和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题材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在他的作品里，贵族、官僚、商贾、公务员、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直到工人、农民、流浪汉甚至乞丐、娼妓，各色人等，都获得了栩栩如生的刻画，小说所截取的生活层面也十分广泛，既有描写五光十色的诺曼底乡村故事，又有世态炎凉的都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还有以描绘普法战争为内容的篇什。

《羊脂球》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是一篇以真实事件为素材的小说。作家通过对普法战争期间一辆驿车上的乘客的描写，刻画了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人物面对战争和危难时的态度和立场。车子里的乘客就好比一个社会，有贵族、商人、政客、修女这些体面人，还有一位被人不齿的妓女羊脂球。面对敌人的淫威，卑贱的羊脂球却远比那些有身份的人更有骨气。那些人为了个人安危而逼迫羊脂球作出自我牺牲。反过来，他们又对羊脂球横加唾弃。整篇小说构成了一幅战争时期的法国社会画面。战争题材的小说在莫泊桑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本集子里还选收了《菲菲小姐》、《两个朋友》和《疯女人》等。

小市民是莫泊桑笔下着墨较多的阶层。作家对小资产者贪婪自私、爱慕虚荣、虚假伪善等弱点进行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如《我的叔叔于勒》、《骑马》、《项链》、《一家子》。在莫泊桑的创作中，他常常把目光投射在诺曼底地区城镇乡村的生活。他对这个地区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都有非常精彩的描绘，如《泰利埃妓馆》、《绳子》、《一个农场女佣的故事》。他也描写小人物的苦难，歌颂他们的善良，对他们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如《西蒙的爸爸》、《港口》、《衣橱》等。列·托尔斯泰曾将《港口》以《弗朗索瓦丝》为题名译成俄文，并赞赏这篇短篇小说有“一种可怕的力量”，是一篇“在精神上能深深打动人的小说”。

《奥尔拉》是莫泊桑晚期的小说，它描写幻觉，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被评论家认为是莫泊桑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埃拉克利于

斯·格洛博士》则是一篇早期写作的哲理小说，作家生前从未发表，一九二一年首次刊载于《巴黎杂志》。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别树一帜。他观察深刻，独具见解，在创作中力求逼真、自然，以写实的手法描摹细节，烘托气氛，他尤其擅长运用简练、生动、清晰的语言勾画人物，使之跃然纸上。因此连对他颇有微词的法国作家纪德也不得不坦言，莫泊桑“不失为一个卓越超群、完美无缺的文学巨匠”。

本书收入的各篇，承蒙译者郝运先生、桂裕芳女士、李玉民先生、顾微微女士和老翻译家赵少侯先生的家属赵维明女士慨然授权，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谭立德

目 录

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1
西蒙的爸爸	1
羊脂球	9
一家子	50
一名农场女佣的故事	73
在一个春天的夜晚	91
一次野餐	97
泰利埃妓馆	108
菲菲小姐	133
修软垫椅的女人	146
疯女人	152
骑马	156
珂珂特小姐	165
两个朋友	170
孤儿	177
我的叔叔于勒	184
绳子	192
模特儿	199
伞	207
项链	216
衣橱	227
隆多利姊妹	234
暗号	260
珍珠小姐	267
奥尔拉	282
港口	305

西蒙的爸爸

晌午的钟声刚刚敲过，小学校的大门就打开了。孩子们蜂拥冲向校门，你推我搡，都要争先挤出去。不过，他们并不像平日那样马上走散，各自回家吃饭，而是走出几步就站住了，聚成几堆，开始窃窃议论。

原来，这天早晨，白朗绍特大姐的儿子西蒙入学了。

这些孩子在家里都听大人谈过白朗绍特大姐。在公开场合，大家虽然很敬重她，可是在私下里，他们的母亲提起她，怜惜中总有几分轻蔑。他们受到这种态度的感染，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西蒙呢，他从不出门，也没有在街上或者河边上同他们一道玩过。因此，他们不认识他，也谈不上喜欢他，只是听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说的一句话，又惊又喜、立刻就传开了。

“要知道……西蒙……哼，他没有爸爸。”

那个大孩子讲这句话时挤眉弄眼，一副狡黠的神情，表明他知道老底儿。

白朗绍特大姐的儿子，也走到校门口了。

他有七八岁，脸色略显苍白，穿戴挺整洁，样子腼腆，几乎有点拘谨。

那儿堆同学还在交头接耳，用狡狴而残忍的目光盯着西蒙，正像要搞恶作剧的孩子那样，就在他走出校门要回家的当儿，他们慢慢地围上来，终于把他团团围住。西蒙站在圈子中央，又惊讶又惶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那个散布消息的大孩子一看得逞了，就十分得意，问西蒙：

“喂，你叫什么？”

“西蒙。”他答道。

“西蒙什么呀？”对方又追问。

这孩子给问得蒙头转向，又说了一遍：

“西蒙。”

大孩子冲他嚷道：“名叫西蒙，还得有点什么……西蒙，这不是姓……”

孩子眼泪都要流下来，他第三次回答：

“我就是叫西蒙。”

那些淘气鬼哄堂大笑，那个大孩子更是得意忘形，提高嗓门说：

“大家都瞧见了，他没有爸爸。”

一时鸦雀无声。孩子们都惊呆了，小孩子居然没有爸爸，这件事真离奇，太怪了，简直不可能。他们把他视为怪物，视为违反天理的人，同时他们也感到，自己母亲对白朗绍特大姐的那种始终无法理解的轻蔑，在他们心里增加了。

西蒙则靠到一棵树上，以免瘫倒，他呆立在那里，仿佛被一场无法弥补的灾难打蒙了。他想辩解，但又无言以对，驳不倒他没有爸爸这样可怕的事实。他面无血色，最后索性冲他们嚷道：

“不对，我有爸爸。”

“他在哪儿？”大孩子问道。

西蒙没话说了，他的确不知道。孩子们兴高采烈，哈哈大笑起来。这帮乡下孩子近乎禽兽，这时产生一种残忍的欲望，就像同窝母鸡中，一旦有哪只受了伤，就会群起而攻之，争着将其啄死。西蒙忽然瞧见邻家寡妇的一个孩子，而且他一直看着那孩子同自己一样，也是孤儿寡母过日子。

“你也一样，没有爸爸。”西蒙说了一句。

“胡说，我有爸爸。”那孩子回答。

“他在哪儿？”西蒙反驳道。

“他死了，”那孩子不无骄傲地高声说，“我爸爸，他在墓地里。”

这帮淘气鬼中间，立刻升起一片赞许的嗡嗡声，就好像爸爸葬在墓地里，就抬高了这个同学的身份，从而压垮那个没有爸爸的同学。这些顽童的父亲，大多都是恶棍、酒鬼、窃贼，都虐待妻子。现

在,这些合法的孩子推推搡搡,越挤越紧,仿佛要把这个非法的孩子挤死似的。

有一个孩子站在西蒙对面,这时突然伸出舌头嘲弄他,嚷着:
“没爸爸!没爸爸!”

西蒙扑上去,双手揪住他的头发,并且连连踢他的腿,那孩子反过来也狠狠咬了他的脸蛋儿。场面一片混乱,等两个交手的孩子被拉开,西蒙已经挨了揍,衣裳撕破,鼻青脸肿,倒在地上,而那些淘气鬼则围着鼓掌喝彩。他爬起来,下意识地拍拍沾满尘土的小罩衫,这时又有人冲他嚷一句:

“去告诉你爸爸好了。”

西蒙一听这话,心里就完全泄气了。他们比他强壮,揍了他,而他确实感到自己真的没爸爸,根本没法儿回答他们。他的自尊心很强,竭力忍住涌上来的眼泪,忍了几秒钟,实在憋不住了,这才哭起来,浑身急促地抽动,但就是不哭出声来。

敌人都幸灾乐祸,欢欣雀跃,就像野人狂喜那样,很自然地手拉起手,围着他边跳边重复喊叫:

“没爸爸!没爸爸!”

然而,西蒙猛地停止哭泣,他怒不可遏,正好脚下有石子儿,他就拾起来,狠命朝折磨他的人掷去。有两三个挨了石子儿,嗷嗷叫着逃跑了。他的样子十分可怕,其他孩子也都惊慌失措了,吓得纷纷抱头鼠窜,如同乌合之众,一碰到情急拼命的人,就全变成懦夫了。

现在,只剩下这个无父的小孩子了,他撒腿朝田野跑去,因为他想起了一件事,随即便发了狠心。他要投河自杀。

原来,他想起一周之前,有一个靠乞讨为生的穷鬼,因为没有钱而投了河;捞起来的时候,西蒙也在场。他平时觉得,那个可怜的家伙又脏又丑,十分悲惨,现在死了面无血色,长胡子湿淋淋的,眼睛平静地睁着,神态很安详,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围观的人说:“他死了。”有个人却补充说:“现在他多幸福啊。”西蒙也要投河,那个可怜的人没有钱,而他也没有爸爸。

他走到河边，注视着流水。河水清澈，只见几条鱼追逐嬉戏，有时轻轻跃起，捉食在水面上盘旋的飞虫。他只顾看鱼，就不再哭了，觉得鱼儿捕食的技巧很有意思。不过，风暴平静了，有时还会狂风骤起，吹得树木喀喀作响，然后消失在天边，同样，“我没有爸爸，我要投河”这个念头，还不时浮现，带来强烈的痛苦。

天空晴朗，气温很高。暖烘烘的阳光照在草地上。西蒙流着眼泪，一时感到惬意和倦怠，很想躺在暖洋洋的草地上睡一觉。

一只小青蛙跳到他脚下，他想捉住，却让它逃脱了。他追上去，扑了三回都没有捉到，最后总算抓住它的两只后爪尖，看着小动物要挣脱的样子，他不禁笑起来。小青蛙收拢两只后腿，再猛力一蹬，两腿突然绷直，如同两根棍子，而金眼圈的眼睛鼓得溜圆，前爪则像两只小手一样舞动。这令他想起用细长条的小木片钉成斜角的玩具，也是这样用力一拉，就牵动钉在上面的小兵操练。于是，他又想起家，想起母亲，心里非常难过，又哭起来，浑身一阵阵颤抖。然后，他跪到地上，像临睡前那样祷告，但是抽泣得太急，又太厉害，他完全受其控制，无法祷告下去。他什么也不想，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心思完全放在哭上。

突然，一只沉甸甸的手按在他肩头上，一个粗嗓门儿问他：

“你有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啊，小家伙？”

西蒙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留着小胡子、满头卷曲黑发的高个子工人和蔼地瞧着他。西蒙眼睛里、嗓子眼儿里充满泪水，答道：

“他们打我……就因为……我……我……我没爸爸……没有爸爸。”

“什么？”那人微笑着说，“可是，人人都有爸爸呀。”

孩子还伤心地抽泣，吃力地又说道：“我……我……我没有。”

那工人听了，神色严肃起来，他认出这是白朗绍特大姐的儿子；他虽然到这地方不久，但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她的身世。

“好啦，”他说道，“别伤心了，孩子，跟我回去找你妈妈吧。会给你……一个爸爸的。”

二人一道走了，大人拉着小孩的手。那人脸上又浮现微笑，能

见见那个白朗绍特，倒也不错，据说她是当地数得着的漂亮姑娘；也许他内心深处还这么想：一个失身的姑娘，很可能再次失身。

他们走到一所非常洁净的白色小房子门前。

“到啦，”孩子说，接着又叫了一声：“妈妈！”

一个女人走出来；工人立刻收敛笑容，他一眼就看出，同这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儿姑娘，是决不能开玩笑的：只见姑娘一脸正色，立在门口，似乎不准男人跨进门槛，走进这个她已经被男人骗过一次的房屋。于是他怯阵了，摘下鸭舌帽，结结巴巴地说：

“喏，太太，我把您孩子送回来了，他在河边迷了路。”

西蒙急不可待，扑上去搂住母亲的脖子，刚开口说话就又哭

了：“不是迷路，妈妈，我想投河，因为其他孩子打我……打我……因为我没爸爸。”

年轻女子满脸烧得通红，心头有如刀绞，她紧紧搂住儿子，眼泪止不住簌簌往下流。那人站在一旁，也为之动情，一时不好走开。不料，西蒙突然跑过来，问他：

“你愿意做我爸爸吗？”

一阵冷场。白朗绍特大姐倚着墙，双手按在胸口上，沉默不语，忍受着羞耻的折磨。孩子见那人不同意，又说道：

“您若是不愿意，我还要去投河。”

那工人便把这事儿当作笑谈，笑着答道：

“好哇，我非常愿意。”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又问道，“等别人再问起来，我好回答他们。”

“菲利浦。”那人回答。

西蒙沉默了一会儿，要把这个名字刻在脑子里，然后才心满意足，伸出手臂，说道：

“好吧！菲利浦，你是我爸爸了。”

那工人把孩子举起来，突然亲了他两边的脸蛋儿，随即大步流星匆匆走开了。

第二天上学，迎接西蒙的又是一阵嘲笑。放学的时候，那个大孩子又要故伎重演，可是西蒙像投石子似的，将这句话劈头甩给他：“我爸爸，他叫菲力浦。”

周围的同学都高兴得狂呼乱叫：

“哪个菲力浦？……什么菲力浦？……菲力浦，算个啥呀？……你那个菲力浦，是从哪儿弄来的？”

西蒙不再答理，他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以挑战的目光注视他们，宁愿皮肉吃苦，也不肯在他们面前逃走。还是老师给他解了围，他才回家。

一连三个月，高个子工人菲力浦经常从白朗绍特家门前经过，有时看见她在窗前做衣服，就鼓起勇气上前搭讪。姑娘则客客气气地回答，但始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也决不让他进屋。然而，他同所有男人一样，总好自鸣得意，以为姑娘同他说话时，脸色往往要比平时红一点儿。

可是，名声一旦扫地，就再难恢复，动辄遭人非议；尽管白朗绍特处处检点，倍加小心，当地已经有闲言碎语了。

西蒙倒是非常喜欢他的新爸爸，几乎每天忙完了活儿，傍晚都同新爸爸一道散步。他也按时上学，从同学中间穿过时神气十足，根本不理睬他们。

不料有一天，那个带头攻击他的大孩子对他说：

“你撒谎，你没有一个叫菲力浦的爸爸。”

“怎么没有？”西蒙非常冲动地问道。

那个大孩子搓着手，又说道：

“因为，你若有爸爸，那他就该是你妈妈的丈夫。”

这个推理很正确，西蒙心慌了，不过他还是回答：

“反正他是我爸爸。”

“这有可能，”大孩子嘿嘿冷笑，说道，“不过，他还不完全是你爸爸。”

白朗绍特的儿子垂下头，他边走边想，去菲力浦干活的地方，卢瓦宗老头的铁匠铺。

铁匠铺就像完全被树木遮住，里面很暗，只有大炉子的红火光一闪一闪，映照五个赤臂打铁的铁匠，而铁砧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那五条汉子站在那里，像满身火焰的魔鬼，眼睛紧紧盯着他们捶打的烧红的铁块，而他们迟钝的思想则随着大锤起落。

西蒙走进时没人瞧见，他轻轻拉了拉他的朋友。他朋友回过头来，活儿立时停了，所有人都仔细地打量他，就在这不寻常的寂静中，响起了西蒙细弱的嗓音：

“告诉你，菲利浦，刚才米修德家的那个大小子对我说，你不完全是我爸爸。”

“怎么这样说呢？”工人问道。

孩子一片天真地回答：

“因为你不是我妈的丈夫。”

谁也没有发笑。菲利浦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额头放在粗大的手背上，而手掌则撑着顶住铁砧的锤柄头。他在沉思。四名伙伴望着他，西蒙焦急地等待，他在这些巨人中间显得更小了。忽然，一名铁匠向菲利浦说出了大家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白朗绍特是个正经的好姑娘，虽然遭受不幸，但是很刚强，人又规规矩矩，嫁给一个厚道的汉子，准能成为像样的媳妇。”

“这话一点儿不假。”那三个附和道。

那个工人接着说道：

“不错，那位姑娘失过身，难道这能怪她吗？肯定那人答应娶她，我就知道好些像她这种情况的姑娘，如今都受人敬重。”

“这话一点儿不假。”那三人异口同声地附和。

那工人又说道：

“可怜的女人，靠自己把孩子拉扯大，吃了多少苦；从那事之后，她除上教堂再也不出家门，又流了多少眼泪，也只有上帝知道。”

“这话也一点儿不假。”其他人应声说道。

随后，大家都沉默了，只听见风箱吹炉火的呼呼声。菲利浦猛

然俯下身，对西蒙说：

“去告诉你妈，今晚儿我要去跟她谈谈。”

他推着孩子的肩膀，把他推出去。

回头又干起活来，五只大锤，都准确落到铁砧上。他们就这样打铁，一直干到天黑，一个个强健有力，欢实活泼，都像够份儿的大锤。不过，正如在节日里，主教堂的大钟比其余的钟敲得更响一样，菲力浦的锤声也压过伙伴们的锤声，他一下一下，不住地抡锤，打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眼睛闪闪发亮，站在四溅的火星中间，劲头十足地打铁。

他到白朗绍特家敲门的时候，已是满天星斗了。他换上新衬衫和过节的外衣，胡子也修过了。年轻女人来到门口，面有难色，说道：“菲力浦先生，天都黑了，这时候来很不合适。”

菲力浦想回答，但是张口结舌，在她面前不知说什么好。

她又说道：“然而您完全明白，不能再叫人议论我了。”

这时，菲力浦突然说道：

“只要您愿意做我的妻子，还怕什么议论呢！”

对方没有回答，不过，他似乎听见昏暗的屋里身体瘫倒的声响，就急忙进去。西蒙已经上床睡下了，他清晰地听见接吻声以及母亲悄悄说的几句话。接着，他突然感到被他朋友抱起来，他朋友巨人般的臂膀将他举起，大声对他说：

“再见到同学，你就告诉他们，你爸爸，就是铁匠菲力浦·雷米，谁再敢欺负你，他就拧谁的耳朵。”

第二天，学生都到校了，快上课的时候，小西蒙站起来，他脸色发白，嘴唇打颤，用清亮的声音说道：“我爸爸，就是铁匠菲力浦·雷米，他说了，谁再敢欺负我，他就拧谁的耳朵。”

这回，谁也不笑了，因为，大家都认识那个铁匠菲力浦·雷米，有他当爸爸，哪个孩子都会感到自豪的。

李玉民 译

羊脂球^①

接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做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烂的制服，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丧，十分疲惫，再也不能想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经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

① 本文写于一八七九年。翌年直接收入自然主义的短篇集《梅塘之夜》中，是莫泊桑的成名作。